

孙科致冯玉祥函一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孙科致冯玉祥函

1933年8月1日

焕章先生惠鉴：

别来两载，每想贤劳。比者先生本卫国之热忱，兴师北塞，继续抵抗，以谋恢复失地。薄海听闻，咸为感奋。祇以所取行动缓急之不同与政治责任轻重之悬殊，几因一时之误会，将变对外抗争为对内用兵之举，此诚党国大大不幸，而吾辈义难袖手者也。兼旬以来，事机危迫，忧时之士，焦虑弗胜。科不自揆度，尝以款款之愚，贡陈当局。尚幸此庐山集议，汪蒋两公咸本相忍为国之义，宣告全国，力主和平。以先生平昔之爱护宗邦，诂有愿为戎首之理？则机运移转，重见祥和，固吾国家民族前途无疆之麻也。至于今后大计，有欲与先生一商兑者。窃以为彻底抗日，收复失地，诚为国家民族永久不易之方针。人非汉奸，断无异议。惟时势至此，苟欲急切以达此目的，不顾一切向日挥戈，亦祇为血气之勇，于事无裨。盖一则吾国内部未能一致团结，二则国际形势，尚未对日紧张。以吾积弱百年之国，组织散漫，力量分裂，军器窳旧，百业凋残，而暴日则其势方张，组织紧严，力量集中，军器精良，工业猛进，在在均远胜于我，我与继战，内有共乱之垂，外无友邦之助，立图制胜，事岂易期？此为不容否认之事实，忠忱谋国者必当计及，然后图强雪耻，乃有可言也。故区区之愚，以为吾国在此三五年中，首先当全国团结，共为国力之培养与扩充，以取得将来世界大战重要一员之资格，然后以俟国际风云之变迁，庶偿一举雪仇之素愿，此今日第一要者也。暴日今兹所以如是骄横，良以俄之新五年计划尚未告成，美之海军补充尚未实现。故日人口口声声辄言陆军足以对俄，海军足以对美，而俄美各有难言之苦，遂一任其狂吠而无可如何。若再过三四年，俄之新五年计划兴，美之新海军建设均已完成，则今日日本之优势，将变成劣势。两方冲突，不免必诉诸战争。吾国此时如国力能有相当之培补，即有举足轻重之地位，而吾乃能为比利时。否则其时日人或感势孤，不得不屈服国际公义之裁判，而东省悬案，亦有政治解决之可能耳。舍此不图，不幸而吾国贤俊乃仍斤斤于鸡虫之得失，旧帐之恩仇，各为尔虞我诈之谋，各存你死我活之想，使国力以内争而日耗，民生以战祸而日穷。而日寇乃得以收渔人之利，遂其蚕食之图。即遇列强与日冲突之战起，而吾国乃仍无参战自卫之能力，其结果则大好神州，惟有任人宰割而已。夫今日国力已陵替至此，（下转第67页）

持。并释放被非法剥夺了自由的张学良将军，他只不过使国家对日本侵略的政策由不抵抗转变为积极抵抗而已，除此之外，他没有起过别的作用。如果这就是罪过，后世将要审判我们。

当此民族危难之时，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为了领袖们的尊严，我们毫无保留地把有关问题在上面讲了出来。

现在，我们不揣冒昧，想对那些已经谴责了慕尼黑行为，并正在重新集结世界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去为自由事业和人类尊严而战斗的列强的人民和领袖说几句话。对他们，我们想坦率地表示我们的希望和忧虑。

我们得知，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潮，据说，该思潮主张“可以牺牲满洲以便满足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之利益。”我们担心，在这充满苦恼和幻想的时刻，这种主张可能在战争的进程中被付诸实施，这种思潮可能决定性地影响当今大政治家们的决定，正如绥靖主义影响了战前的统治者们一样。

收复东北

我们愿意指出，满洲是中国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三千多万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眼泪把这块北方的荒原浇灌成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全中国，东北是资源最富庶、土壤最肥沃的地区。东北的面积比日本帝国还大。对我们来说，满洲就像密西西比或美国中西部地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一样。

我们还想强调生死攸关的一点：如果满洲不归还中国，它将变成远东的“阿尔萨斯——洛林”，并成为太平洋地区冲突的摇篮。

我们想再次提醒世界，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开辟了世界性侵略的新时代，它带来了难以避免的苦难和恐怖。如果满洲不归还中国，数百万中国士兵的死亡和数亿中国人民所承担的牺牲将付诸东流；欧洲和非洲男女正在进行的战斗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为争取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反侵略战争，也将付诸东流。

今天，迫切需要结成一个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我们也期望从友好国家得到援助。

签名者：

周鲸文 张廷枢 端木蕻良 何镜华 于毅夫 韩幽桐 丁维翰
董秋水 王福时等349人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

（上接第43页）

欲以任何一派包办国事，谓有办法，都属谬想空谈。欲求国家之利，舍国内党内各派合作，泯灭猜嫌，一德一心，共谋建树决无希望。盖全国人才只有此数，合力共赴，犹虞不足，而谓以某一派独力为之可以兴国，都见其不知量而已。不审先生之见以为如何？兹托沐波同志亲诣左右，敬候起居并闻明教，未尽之意，统由面陈，苟利国家，先生有所明命，奔走之劳不敢辞也。专上。敬祈

勋祉

弟孙科 拜启 八月一日

—— 编者 王晓华

〔责任编辑 戚如高〕